

人与自然

## 春风满面醉行人

◆ 杨德振

春风从远方吹来了，一身温柔，拂过田野和小径，从树梢到窗前，轻轻地点醒沉睡的一切，轻吻来来往往的行人。

它不同于冬日的寒凜，也不似夏日的炙热，只带着一点凉意，一点点濡湿，不经意而来，不经意而去，仿佛允诺着什么新鲜的事物即将发生。

它钻进衣袖的那一刻，让我刹那间想起了童年，我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在田埂上奔跑，斜阳里，群山透蓝，草木皆绿，鸟儿在枝头轻啼，鹅鸭在冒着热气的池塘中嬉戏……春风满面的快感瞬间被定格在脑海，终生成歌。那时世界尚小，烦恼也薄，仿佛一缕风声都可以荡涤一切、消融一切，一切美好归心。

春雨刚掠过，田野里的泥土软软的、黏黏的，踩上去一个浅浅的印儿，过不了两天，又慢慢恢复平整。柳条抽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像是一个婴儿刚睁开的眼睑，微微颤抖，气若游丝。院子里的桃树、杏树也缀满了花苞，粉粉白白，紧紧裹着，仿佛下一秒便要绽开。

空气中浮动着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湿润的泥土味间杂着淡淡的草木清气，让人不自觉的嗅起来；村头飘起的炊烟袅袅娜娜，也似一缕柔情，追赶着节奏，融入季节的音律里。

不知何时开始，天早早就亮了。纸糊的窗框若隐若现，窗外不再全是灰蒙蒙的，而是泛着一层淡淡的蓝光，不一会儿，还偶尔透出几痕霞彩。晨曦向着院落洒落，把青砖墙上斑驳的苔痕照得青翠欲滴。檐角的矮草悄悄探出头，顶着一两滴露水，晶晶亮亮的，像一颗颗不愿落地的珍珠，粘在草尖。风过时，那些露珠便轻轻滑落，摔在石板路上，啪嗒一声，短暂却清脆。昨日还萧瑟颓废的院落，今天就添了一抹生机。仿佛一夜之间，过往的沉寂和抑郁已然被悄然抹去。

院子外的老香椿树上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争着啄食农民箩筐里掉下来的谷种。它们也变得轻盈起来，一会儿扑棱着翅膀掠过枝条，一会儿歪着头呆看着行人。偶尔有一只停在屋檐上，抖抖羽毛，又俯身衔起几根草屑，像是急着去修补和加固昨日的鸟窝。路边松动的土壤中，有几只蚯蚓试图爬起来，不知是想寻找食物还是想晒晒太阳……春意涌动的地方，连微小的生命也不肯沉默。它们各自忙碌着，应该不是为了什么宏伟的目标，只是顺着季节的方向和召唤，附和着什么，追随着什么，或按照自己内心想法，一寸寸长出崭新的模样。

田边的野花开得疏疏落落，紫的白的小花藏在杂草丛中，不引人注目，它却有股不服输、倔强的劲儿，“蹭、蹭”向上冒尖儿。它们不比园子里的兰草花、杜鹃娇贵夺目，却更自由，任凭春风摇曳，还怕雨打，不畏日晒。偶尔有蝴蝶路过，停在花瓣上，蝴蝶抖动的翅膀薄如蝉翼，似影非影，竟也像是被春风吹散的灵魂，终于寻着了依附。这一切悄然而又安宁，不禁让人心头微微一震，原来世上最细弱的生长，都藏着生命最原始的温度和不屈的倔强。

天渐渐暖了，人们也不烤火了，忍不住往外走。老人搬了小凳坐在门口晒太阳，半眯着眼，任温暖的阳光在褶皱间游走；孩子们跑进田野，拔几根茅根含在嘴里，还一路追几只蝴蝶，企图抓在手上，他们的笑声比鸟鸣还要清脆。隔壁的伯母拎着装满菜的菜篮回家，新鲜的蔬菜沾着露水，绿得耀眼……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春风染遍了脸庞，神清气爽，生活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丰富无比。

正所谓“春风满面醉行人”吧！春风吻过的地方，不只是风拂过脸颊的触感，不只是花开的颜色、鸟鸣的声响，而是整个世界被唤醒和重新轮回，更是一个个人整个身子被悄然唤醒和被重新编程的过程。一个人从冬日的凝滞里挣脱出来，看见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在重新开始；仿佛心里积攒的惆怅与寒意、冷峻与沉郁，也被温柔地带走了，落下一身清爽与畅快，浑身轻松、通透。

春风不像秋风那样萧瑟，也不像夏风那样炙烤逼人，它只是轻轻拂过，便让万物都浮起一层细细的喜悦，并沉醉其中。尤其是人在其中，也像那些草木一样，被温柔以待，赋予意蕴，面颊顿时有了春风的吻痕，生命中注定会充满生长的节律和诗意的期待，这便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妙，值得每个人期待、珍惜和拥有。

诗路放歌

## 听雪

◆ 娄同刚

落叶扫干净路面  
冬眠的动物打开门窗  
还有那丘陵大山房屋草树  
都想跳起来为你的到来欢唱

你是花仙子摔在风中的泪  
还是嫦娥洒下仙草造的佳酿  
夜半梦醒时  
只见满地滑动的月光

鸟雀嬉闹的枝头  
引我四处寻望  
惊醒千年的梦里  
传来一阵阵梅香

那原本灵动的竹影  
正弓背低头在轻声商量  
何时被邀入寒宫  
感受热酒在胸中回荡

史海钩沉

## 伊洛河畔重相逢

◆ 左素菊

佛这相遇已在冥冥中预约了千年。目光相接的刹那，伊洛河的流水，仿佛也凝滞了片刻。

早在元和五年，刘禹锡正贬谪朗州，收到白居易自长安寄来的百篇诗作，他盛赞白诗如“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由是回赠：“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宝历二年，两人皆罢去外州刺史之职，一个从苏州，一个从和州，在扬州驿站不期而遇。相逢恨晚，白居易趁醉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道尽了刘禹锡辗转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贬谪生涯的风霜，为挚友鸣不平。刘禹锡以那首光照千古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为酬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哪里有心哀哀之音？却是将个人的悲辛，淬炼成对人生磅礴的达观。这便是诗豪的胸襟——磨难未能让他变得尖刻或萎靡，反而锻造出更为恢宏的生命气度。

白居易望着重逢的老友，扬州初逢的场景与诗词锦绣，伴着酒香一同涌上心头。他忽然觉得，自己赠诗中的怜悯，在梦得这般的豁达面前，反而显得有些“小”了。乐天的乐观，是源于佛道的智慧，是“知足、保和”的处世哲学；而刘梦得的豪迈，却是根植于儒家入世之精神，历经劫波而不改其志的倔强。

船在伊洛交汇处泊岸。这里沙洲平阔，芦花胜雪。二人舍舟登岸，并肩缓步而行，夕阳将他

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与洛阳故城断壁残影、隋唐天街御道的遗痕交错在一起。

“梦得兄，你看这伊、洛二水，千年交汇，不舍昼夜，可记得曹子建在此‘日夕过首阳’的彷徨？”白居易指着汤汤流水，打破了沉默。刘禹锡捻须一笑：“记得。‘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子建是心有郁结，故觉川广难渡。你我今日有舟有楫，有酒有诗，此川虽广，何渡之有？”

这便是刘禹锡。在他的诗学辞典里，似乎没有“绝路”这个词。朗州的蛮荒，他听出了《竹枝词》的清朗新调；连州的僻远，他写出了“刺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的奇崛；即便身陷最为困顿之时，他也能高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白居易不禁感慨：“我常自诩能‘独善其身’，在江州便寻庐山草堂，在洛阳便筑香山居士庐，求个心安体泰。如今看来，梦得兄你是‘身处江湖之远，而心悬魏阙之上’，不，是悬于天地之间。你的‘善其身’，是让自身化作一座不垮的营垒，而非退守一隅的桃源。”刘禹锡望着天边最后一道金光没入邙山苍茫的轮廓，缓缓道：“乐天兄过誉了，哪有什么不垮的营垒。不过是……不甘心罢了。永贞之事，王叔文、柳子厚……同道零落，如星四散。有时午夜梦回，总觉得肩上还负着些什么，沉甸甸的，放不下。这放不下，便成了撑着的力量。”

他说得平淡，白居易却听得心中一震。他想起自己被贬谪江州后，一直试图找到与自我和世界的和解之道。而刘梦得，他是将心中那股不平

聊斋闲品

## 小品的出类与拔萃

◆ 王兆贵

年夜饭的电视背景音里，要是没了那声熟悉的吆喝“我想死你们了”，就像是饺子差点醋。咱老百姓最爱的小品，早就是除夕夜的一道硬菜。可您知道吗，这道开胃菜，当初不过是戏剧学院“后厨”里考察“厨艺”的一道小菜——本来没打算“上桌”。

过去的演艺行当里，小品最初是徒弟练摊的段子表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剧学院教学生，总不能一上来就让毛头小子演《茶馆》吧？得，先观察生活，排个十几分钟的段子，看你摆摊像不像摆摊，吆喝像不像吆喝。这叫“表演练习”或“教学小品”，无意外传。

谁也没想到，这道“后厨预制菜”，有一天竟成了满汉全席里的招牌菜。就是说，包括戏剧、哑剧在内的当代小品，经历了从“打样菜”到“上桌菜”的过程，“出类”之后，演变为名副其实的“拔萃”。

转折点在1983年。那会儿首届春晚直播，导演组急得抓耳挠腮，节目时长凑不够怎么办？有人想起了戏剧演员的基本功。严顺开上台，演了一段《阿Q的独白》，算是把这种“教学片段”硬塞进了直播镜头。但那会儿还没人把它当个正经艺术形式，就像大戏之间换装，补救有空档，小丑上台串场子。

真正让小品单列的，得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1984年，这哥俩夹着个《吃面条》的本子去找春晚导演。

导演一看就蒙了，这玩意儿算啥？话剧不像话剧，相声不像相声。这话搁在今天，言外之意就是：您的作品归类不明，得立个名头，重新填报。

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导演让他俩进入了彩排，不料现场效果才好，观众笑翻了天。从那年起，小品这匹“黑马”正式从戏剧学院的练功房里溜达出来，走上了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屏。

小品的出类拔萃，颇有些像山里的一株无名花，移栽成活后，成了人见人爱的小盆景，不仅有了专属名称，而且成为艺术舞台的一朵奇葩，与曲艺、相声、脱口秀等语言类节目斗艳争芳。我们眼中的小品，觉得就该像赵本山、宋丹丹那样，叭叭叭说人话、抖包袱，最后再像点凶凶的煽点情。这路数，其实是杂糅出来的。早年间王景愚的《吃鸡》是哑



黄河一隅白鸟舞(国画) 孟建超

荐书架

## 《欢迎再来》：一次深情而克制的返乡之旅

◆ 胡珍珠

生命无论去向哪儿，总有一个来处。有些团圆，是为了告别；有些回归，是为了真正的和解。纪录片导演白嵩的首部纪实作品《欢迎再来》书写了一个东北家庭在冬天的重聚：94岁的爷爷、经历过下岗潮的父辈，以及散落天涯的第三代，因为照料、因为关关，也因为一栋老房子，再次坐在同一张饭桌旁。书中没有刻意美化亲情，只有真实的争执、经年的积怨、无声的关怀与缓慢的弥合。白嵩以镜头般的笔触，记录下国企改革、房产纠纷、老年情感、手足隔阂……这些细碎日常的背后，是一个中国家庭在时代洪流中如何破碎，又如何坚定地重新生长。

在祖孙三代的团圆饭里，在老房子的买卖争执中，在红拖厂的废墟与延伸的铁轨间，他打捞起一个普通家庭跨越百年的沉郁与喧嚣。这不只是一个人的私人记忆，更是一代离乡人的集体图谱。在街头巷尾追溯一个普通家庭的百年历程，穿越衰败与荒芜，探寻家人的遥远冬天。梁晓声、徐童、老狼、野孩子乐队联袂推荐，正如老狼所说，它让人“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而导演徐童评价这部作品“在荒芜与炽热之间，令人难以释怀”。

这本书细腻感人，豆瓣开分9.0，很多读者评价戳到了内心柔软的深处，非常值得阅读。

书人书话

## 一个时代的诗歌样本

◆ 仝龙伟

种，但经过作者诗笔的晕染之后，便点化为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从而产生视觉与触觉通感、绮幻与空灵相依的审美体验；再如“楚”意象，包含“楚山”“楚水”“楚人”，由此直接上溯至屈子与《楚辞》，作者不仅是地理上的“楚地”人，更是诗歌史上崇尚“香草”与“美人”的“楚地”唯美意识的热烈赓续者。又如“敦煌”与“禅”，这两种意象表面上看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在作者笔下，实际上仍将是“崇美”与“求索”意义的交互，其在诗行间所代表的征象以及在诗意内所诠释的沉思，应该也属于两个不同层面内涵的交融。

其次，从诗学特色上说，诗集非常明显地表现为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贯通古今，即将“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结合起来。众所周知，新诗自诞生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关于其“本体”的争论似乎从来都是不绝如缕。相较于传统诗歌而言，这种“喝墨墨水长大”的新兴诗体多少显得有些“西洋化”和“大众化”。所谓“西洋化”，是指新诗自结构至用词，乃至立意，全盘吸收西洋文学的特征，或者说，对于中国传统诗歌作出“刻意的反正”；所谓“大众化”，是指“诗歌的完全普

之气，内化成了诗歌的筋骨与魂魄。他的诗，在清峻明朗之中，自有一股盘旋向上的豪猛之气，就连“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沧桑之叹，也说得那般斩钉截铁、气韵沉雄。

夜幕四合，河汉渐显。远处村落，灯火点点，与漫天星斗互为映照。绿蚁新醅，酒过三巡，诗情便如这伊洛河水，自然流淌开来。白居易拿出自己闲居洛阳后写的那些怡情悦性、感悟生死的篇章，刘禹锡则谈及他正着手编纂的《刘白唱和集》——这部收录他们两人长达30余年、200多首赠答唱和诗作的集子，是他们友谊最坚实的见证。

说起唱和，白居易举杯，“我最爱梦得兄那些从巴渝民歌化出的《竹枝词》《浪淘沙》。”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真乃天籁之音，将我辈从书斋引向了更鲜活的烟火人间。刘禹锡朗声长笑：“乐天兄的《新乐府》《秦中吟》，才是真胸襟、真胆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我辈作诗，雕琢字句易，关切苍生难。这一点，我始终钦佩。”他们互相推重，又彼此洞悉。他们都曾在政治的旋涡中沉浮，都曾用诗歌安顿身心，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一个如深潭，映照万象而波澜不惊；一个如长河，百折千回仍奔涌向东。

夜凉如水，星河倒泻。远处，传来隐隐的钟声，不知是来自香山寺，还是白马古刹。两人谈兴渐阑，却无倦意。他们没有再谈太多关于未来、关于生死的话。只是约定，来年牡丹花开满长安时，要一同去逛逛神都苑，看天津桥上的垂柳，再续今日之诗缘。他们知道，只要诗在、唱和在，这份倾盖如故的相知，便能抵御世间的一切风霜。

剧；后来陈佩斯、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是话剧加相声的捧逗；再到赵树理，把评剧的唱腔往里一塞，还整出了RAP；等到赵本山一上台，把二人转的“说口”和乡土气给带进来了。这道菜，中原叫杂烩，东北叫乱炖。

这一锅乱炖，就炖出了个理儿：小品是靠“背叛”所有娘家长大的。它从戏剧里偷了“扮演”的底子，从相声里抢了“包袱”的技巧，从二人转那儿学了“接地气”的魂儿。学术界到今天还为其归戏剧还是归曲艺掐架，老百姓不管那个，只管“好看就行”。说白了，小品就是个“吃百家奶长大的孩子”。

小品的“独立”史，也是一部“放下身段”史。过去，戏剧讲究“墙里墙外”之分：演员在“墙”里演，假戏真做；观众在“墙”外看，以假当真。小品把这堵墙给拆了。它从高台教化上走下来，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模拟现实逗乐子。

小品这玩意儿，等于把咱们民族骨子里那种“戏谑”的基因又给激活了。它有点像民间“丑角”艺术，不扮帝王将相，专演小人物那点尴尬事儿。《张三其人》里严顺开左右不是人，《懒汉相亲》里魏积安憋出那句“俺叫魏蠢蠢”，全是凡人的无奈。

不过话说回来，小品独立久了，也有点“飘”。当年是“源于生活”，现在不少是“源于段子”。编剧们打开手机刷刷热搜，包袱就凑齐了。这就有点忘了本。小品的本是什么？是那面“哈哈镜”，是把生活里那点变形的事儿放大了给您瞧，不是把生活直接复制粘贴，更不是把标语口号端上来。

好的小品，就该像《昨天今天明天》那样，白云大妈和黑土大叔住那一坐，唠的是家常，抖的是机灵，品的是人生。不需要强行上价值，价值自个儿就从情景里升华出来。

回头想想，小品的独立，是一个“无心插柳”的偶然，也是大众审美需求的必然。它从学院排练厅里走出来，如教辅工具变成艺术主体。这么多年下来，如今包袱虽然不那么响了，笑点不那么脆了，但只要它还记得那条“离家出走”的路——那条从生活里偷师、从民间借胆的路，它就能再火下去。毕竟，咱老百姓的乐子，总有人接着逗。

义，又是象征主义，所言之志与所合之事，当已升华至“诗史”的高度。以该诗为代表，在诗集中所体现的“有为而作”的特色，恐亦非当今一些自诩“诗人”者所能感知者。

最后，从诗史意义上讲，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诗集是诗人的“诗化年谱”，每一首诗都有其特定的创作背景及思想主旨，通过诗行可以反映作者的感悟瞬间，亦可体现其感知美的方式与能力。也就是说，前者是为什么写诗的问题，后者是怎样去写诗的问题。《饮一杯唐朝的月光》之于作者，亦是如此。他在诗集中所展示的“诗人本性”，如今诸方家已谈之甚夥，这些学术性的评论既为高论，又属的评。总而言之，就是为当今艺林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诗人”，什么才是“诗学评论家”，什么才是创作与研究并重的“诗学传承者”。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当今的“诗人们”才能切实提到提升自身诗学素养的不二法门。其二，优秀的诗集必定是文学史上的“时代样本”，譬如李杜诗篇，必是唐诗样本；胡适《尝试集》，实乃新诗滥觞。它们的成就与高度其实就代表了其时诗歌创作的整体成就与高度。换言之，作为“参考样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学者对该时期诗学乃至扩大到整个文学范畴的品评。《饮一杯唐朝的月光》之于当今诗坛，亦是如此。在我看来，作者以这部诗集为当今诗学界标定了某种“范本意义”，对当今新诗研究及创作必将产生矫正作用，从而为诗史提供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提供的“时代样本”，并向后世研究者昭告，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代表。